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零陵郡當作連山郡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

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題作零陵郡乃永州唐連州

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差耳

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

雜然誰曰眩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

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

貪矣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負也吾是以病而給焉給徒亥今

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

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材虎之所

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東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



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  
乃誠一本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謹者之祥也乃  
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  
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  
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道州

鼻亭神象祠也前漢昌邑王傳舜封象于不知何自始立因  
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  
郎中刺道州薛伯高也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罷音  
去亂即治變呻為誑若痿而起痿人性於危若矇而瞭  
切騰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  
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  
之吏實理使吏治其國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

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江神也又懼

楚倍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

左傳十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

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一本去奇邪奇居切俾斯人

敦忠睦友祗肅信讓一本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

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

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讓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

我有苟老公煥其祀我有病瘥公起其羸羸童之羸豈

實智鯁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

羨一俾我斯警千歲之真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

元時謫求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

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一本无

辨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辨將侯也堂之地隆然負博覽而起

者楚浦歷正切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

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

之占而亡其說長錄兩切史記天官書載水甘戊盟息壤合

依一本作戊史記秦王迎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

郊山海經啓筮云又出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

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鋪者其死

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愁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

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

出幽鬱寥廓故長則於曠且抵立坳伏灌莽迫濶迴合則於

奧且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

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翳若林麓翳翳切

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弃

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屬之欲凡坳窪坻岸之狀

坳於交切窪烏瓜切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

杉榭拂之植連切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

幽蔭會蔚步武錯迕迕古切不知所出温風不燥清氣自至

水亭陘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

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

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

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立之宵宵伊鳥切

可以觀妙溥暑遁去茲立之下大和不迂茲立之巔與乎茲  
立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

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新蒸藤篋藤音小篋徒

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

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群而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

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

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

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負一本外字下有乎字子厚未貞

負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

者一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

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

寂其覓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

果闢耶彼所謂覓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

之挈挈於通塞乎字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

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求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求州司

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

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

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

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

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

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失佛之道可

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群迷為正齊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擊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偈仁音充切又音高背也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一本無已字因不食蔽面死以故尸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東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

達達橫術

音達

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

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音同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音一田若干塍音繩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音佛國土也

釋迦牟尼如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篤即天竺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音日眾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

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  
于時其後天台顓大師顓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  
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眾永州龍興寺  
前刺史李承晔職日切音質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  
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  
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取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  
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遊智合事  
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誓茲字以開後學有  
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  
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續胡對續蓋幢幡  
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筏音  
薄大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附

江之許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  
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  
蓋嘗有鍛鐵者居鐵亦取切小治其人也一本無鐵字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  
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專去名存而冒焉若是  
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  
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  
曰我大出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  
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金鎡錢鎛刀鉄者鎡魚簡切二足金也錢音勇鑄音博  
用史也鉄音甫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  
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  
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  
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  
於敗為世笑僂與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金

錡錢鐔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未矣余  
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  
采書以為志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各山水而州者  
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  
南至于瀧泉瀧閭江切大奔湍也東至于黃溪東屯或無黃溪字其間名山  
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  
行六百步至黃神祠或無神祠字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  
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窰水之中皆小石平布  
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揭音懸揭衣也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  
略若剖大壑側立千尺溪水即焉即一本黛蓄膏渟來若白  
虹沉二無聲沉二一本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或之人數  
魚以尾不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  
以頽也



頷斷鰐頷胡來切又古海州關下也頷戶感切其下大石離

列離一本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

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

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

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

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

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

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

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

###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僇同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隙同則施二而行

漫二而遊漫莫半切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

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二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

相枕以卧一本更有月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二而歸

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

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指

遂命僕一本更有人字過湘江緣染溪染一本斫榛莽焚茅茷

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踞音

下之勢岿然洼然岿火切哈山深也若垤若穴垤徒

尺寸千里攢蹙累積攢祖切莫得遐隱繁青繚白繚音了外

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培薄

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二乎與造物者游

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

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

後知吾嚮之未始游二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姆潭記

鈞姆音古姆諸韻無從母字集韻作鈞姆補母朗一切並注云鈞姆温器

鈞姆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漫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亟去一更切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粗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貨財以緩禍賢音茂交易也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者一本本作而又一本者而字並存有聲潏然潏祖宗切又音終小水入大水也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迫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姆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姆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一作一本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壯者壯一作狀一本殆不可數其嶮然相累而下者嶮音嶮上嶮同山險也累倫追切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剉刈穢草剉音產藩云剉諸韻玉篇皆無此字義當作剉平也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一本無舉熙熙然廻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澄澹之聲與耳謀童云澄音澄音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一本有淵然而靜者與心謀

不旬旬而得異地者一作一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茲立之勝致之豐鎬鄠杜鎬戶老切鄠音則貴游之士  
一本無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并是州也農夫漁  
夫過而陋之賈四百賈字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  
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立之遭也

至小立西小石潭記

從小立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  
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  
為坻為嶼為嵒為巖嶼五男苦男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  
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一云披拂潭中下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俄往來翕忽似  
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  
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

骨悄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  
武陵龔古龔其一余弟宗玄矧而從者崔氏一小生曰恕已曰  
奉壹

袁家渴記渴音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鈺鉅潭由溪  
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  
蕪江可取者二莫若袁家渴皆求中幽麗其處也求一本楚  
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  
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則曲  
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  
山皆美石一本更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  
多白礫音歷其樹多楓楠石楠榿檣樟柚楠如占切楠音  
音諸袖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音輾轉水石

穆輻音交葛 猶交加也 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  
綠翳勃香氣翳鳥功鳥孔切勃音勃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蕤上立音威下儒佳切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求  
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  
氏故以名焉

石澗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  
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  
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  
行旁階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儵置  
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渴音渴其側皆詭石怪木  
竒卉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  
聽始遠一本作遠字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

焚既醒而盈醒山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  
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  
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  
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  
大倍石渠三之一本之字亘石爲底一本无達于兩涯若床  
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揭跣而往揭音懸又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  
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  
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  
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  
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

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  
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  
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睥睨音計切睥五計切字疑  
以土廣嶺引傳睥睨女牆集  
韻城上垣杜預注左氏又作睥睨音義同欂音麗在子梁麗  
可以雋城釋文麗一音礼司馬云小胆也列子餘音繞欂注  
棟其旁出堡塢堡音寶小誠也鳴鳥古切有若門焉窺之正  
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  
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  
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  
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  
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  
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

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一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  
揚傳置傳音轉東口泉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圯  
都鄙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數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  
疏荆扶弗字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檉丑貞切易為堂亭  
疏弗二切峭為杠梁上下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馮音江化為湖眾  
山橫環嶠闊濶嶠音聊一李作嶠淹淹當邑居之劇而忘  
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  
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墉  
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  
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  
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後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

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  
東西皆水匯湖界切水回合北有雙山夾道嶄然嶄祖咸仕咸二切高也曰背  
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  
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  
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  
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  
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切皆獨立不倚  
北流潯水瀨下流一本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  
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加房  
莊古牙切蕭並一本本作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  
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周禮注八尺曰尋則廓然

甚大無竅正里獨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  
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  
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枰  
明切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樗多櫛櫛  
貞切諸多管蠶之竹音當竹名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秭歸切  
音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  
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  
麓環之泉大類擊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  
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瀟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  
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  
形糝糝糝音所又音脊糝諸韻皆從酒陰一作慶則應在立  
角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  
流入于潯水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書一本書下有明諉實躬字

寄許京兆孟容書

代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上  
晃切與悅同下音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悸其季初  
 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  
 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  
 殘骸餘鬼百病所集痞結伏積音此痛也又音生病也不  
 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一本非獨瘡瘍為也  
萬音利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音  
疾變也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  
 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  
 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

愚陋不可力疆其素意如此也末路一本下更厄塞艱兀上

結切下事既壅隔一本作凡狠忤貴近音誤狂踈繆矣踏

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

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

徒谷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誦同旁午搆扇便為敵讎便

本作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

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

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

事一本作無坐食俸祿明德至溼也尚何敢更俟除弃癆瘵

本無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

作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一本无又何

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元

元年五月子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

亦有太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家嗣今抱非常之

罪居夷獠之鄉二音卑濕昏霧愁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

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骨一本榮榮孤立未有子息荒

陬中少士人女子一本問作偶一本无女子字將侯

居處也一名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者字昵尼質

切近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

眄無後繼者惛惛然歎歎惴惴二一本作慄一本作慄本

哀泣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

也先墓所字有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謹逐來消

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

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

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

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



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  
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  
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  
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在裂身殘家  
破為世大慘同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  
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盥音管動逾歲時  
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懇以至此也自古  
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議字本无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  
故有無兄盜嫂前漢直不疑人疑曰我乃无兄娶孤女云禍  
婦翁者過漆瓜切董也魏武帝今日弟五然賴當世豪傑分  
明辨別卒光史籍一本管仲遇盜并為功臣取二人上以  
之公臣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離婁今已無古人之實  
為而有詬一本无為字一本詬上也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

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名傳此誠知  
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  
之國語晉文公伐鄭得詹言而歸將身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左傳  
九年晉侯見鍾儀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予叔向囚虜自期  
必免左傳南音云云晉侯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叔向囚虜自期  
騎危以生易死中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我殺范座吾  
如座死趙不與王地則奈何前漢史張蒼韓信伏斧鑕魏日切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  
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  
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事各見此皆壞偉博辯奇壯之士  
能自解脫今以恒法澳忍海音庄法也澳地珍下才末伎又  
嬰恐懼痼病一本作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  
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

務此然力薄才劣一本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當作觀

力和切說文觀縷委曲也俗作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無放切終不能成章往

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一本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

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

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一本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

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通字

上有存字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一本更不敢望歸掃坐域退託

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比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

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其寢出註子無復恨矣書辭繁

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

戀之至懇心一本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書一二云名後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文入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

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

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前字憂懼備極

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本為若公言顯賞許其素尚

而激其忠誠者一本許作取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

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

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

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

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

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安

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

王景略字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叱馬謖得而卒莫

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何切馬謖得以

惑孔明六切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

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終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  
為二千石前漢本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蜀志近世尤好此  
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  
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  
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  
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  
木而致之巖廟之上蒙以絃冕翼以徒隸一本此下趨走其  
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一本  
下盡字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  
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問是將曰  
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  
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慕我哉其渠記切茲  
啻吾事二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

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為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  
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  
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  
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採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  
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  
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  
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  
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  
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屈其勿切希王  
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  
皆為之不巳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  
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  
流當世叔仲鼎列唐書疑中進士十二年揚凌中進士皆有各

時號天下號為文章人又生敬之  
麥子敬之字茂孝嘗為

二場二年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

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作大一本孔氏之

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

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

尚書即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

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

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

數十篇書屢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

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巨譚亦云親見

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

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

揚雄猶為今之人一本此下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

一本此下有笑字

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晏子之直非丈

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孝無以盡訓詁風

雅之道以為一出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

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

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

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

常眊眊然騷擾眊音冒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

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昔故撫心按膽不

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又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

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

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一本意矻矻

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矻立入切堅也中心之悃

悃鬱結悃口本切誠也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

幅鬱結悃口本切誠也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

煩於陳列凡人之黜亦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從才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其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子厚娶楊疑女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正元十五年卒子然無一日之命謂楊氏嘗孕而不育也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所有世嗣一本或者猶

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額布之座右一本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裴墳弟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弃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詰不得者壽張排根一本本根壽音軒根胡根切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一本本下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姑慕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

尚不肯已也真籊籊人切志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

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言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

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

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

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

煦吁切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

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聞吉語矣憲宗時伐鎮襄王承宗承

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出劉向或

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

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殘然不遷者何耶十二

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一本无嘗得字兄

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

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自不記一捨

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

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

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

僕不幸嚮者進當輓既不安之勢輓况結切平居閉門口舌

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操其間一本作造

不安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

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

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

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顯

才不能踰同列各不能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

人交十年官又以是當世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

塞衆人之怒謗語轉多言數數置虛漸成怪民飾智

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辭人之心言一本日為新竒務相喜可

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橫尸孟切不

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

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

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抵益

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

髓重直龍切髓馳鳥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

則肌革慘慄一本作參所切慄來感切陰寒貌慘毛髮蕭條

瞿然注視瞿九遇切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

間聲音特異鳩舌卓譟或從佳音卓今聽之怡然不

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曉公晝夜滿耳聞北

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坦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

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

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

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

甚耳用是更樂瘖默音余金切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

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

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

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

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

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賦平慶賞之際得以見

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枿牙割牙結也不能生植猶

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菌九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

曰罪稍解矣然後收一劫魄買土一廩為耕田一本作屢

云

澄延切一家之居也亦作墨壘厘郵无此朝夕譎誑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  
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  
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李遜之弟

杓直甲遙切李足下州傳遽至傳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

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逍遙養者翟徒聞人

足音則足然喜也足按莊子音義巨恭曲恭曲勇三切陳

許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

年八月來瘡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

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隔一本陰邪雖敗已傷正氣

行則膝顫音戰寒坐則髀痺髀部利切股骨所欲者補氣豐

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

求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

則有蝮虺大蜂虺芳六切虺出南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

即畏射工沙虱射工一名水含怒

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痂痂美切瘡也時到幽樹好石新得一

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

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

豈復能以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

理道獨愴愴如此愴亮切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

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

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廢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

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

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

氣力可想假令病盡身復壯悠悠人世一本下不過為三

十年安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



說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平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  
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  
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  
士之常令僕雖羸綬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  
句吳羽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即人一本即不復煦僕  
二切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裴食  
也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崔羣字在近代  
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  
王之法以省罪戾不悉其白

與顏十郎書

一本作顏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致書  
十郎事執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  
趨以進者作音論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

之亦非難也大底一本作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趨  
趨煦吁鈞切便僻匍匐便此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  
日勢異則電滅颺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  
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  
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  
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  
顏元九年十年顧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取執事試追狀  
通上六十人諸科十九人此書想與少連之子執事試追狀  
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譁張  
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違之惕憂無  
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增榮益揚于天官  
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樂音鑽今按文云不意樂二者復以病執事童  
晉曰畫音鑽今按文云不意樂二者復以病執事童此誠私心  
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

以立於當世卒就廢智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  
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  
大今抱德厚蓄憤排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  
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  
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  
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  
瘴土一本中字下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  
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潘本作幾凡復得處人間  
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浪音郎書不能既一本  
宗元謹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



